

# 憾底洄溯

羅雲家

為悼念學術導師李浴日先生逝世而作

色的氳氣中，我的思潮洄溯到了三年前的一個興奮的境遇裡。……

八月十一日的下午，天是那麼悶熱而陰沉。沒有風，樹梢也停止了她的婆娑起舞；沒有太陽，所以堆堆的烏雲也就隨着佈滿了天際。大地的人們汗流夾背的在工作着，活動着；而我們？當然也無法例外。我坐在吉普車上，雖然從善化出發，且等於「兜風」了個多鐘頭，可是額上的汗珠仍似舖滿於簷上的朝露，看看車上的速率表，指標已向着四〇邁上，但歸心似箭的我，却仍在心意煩亂的命令着駕駛兵：「再快點！」

到達駐地的時候，恰巧傾盆的驟然大雨正落下來。我們奉命出外督導「中興演習」已經半個月了，所以下車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急切地走到單位收發組，去看看有否自己的信。

「轟隆！轟隆……」突然間，半天裡一道閃光之後，響起了幾聲巨大的霹靂。我被震驚了！頓時幾乎顛掉了手中的其他幾封來信。

原來同時產生霹靂般的驚人作用的不是那天空的雷聲，而是由臺北方面寄來的一件計告——那上面書明：自由中國兵學界先進的李浴日先生，不幸於八月七日患腦溢血逝世了！……

「怎麼啦？參謀！」我彷彿聽見收發士官這樣驚奇地問過我。但我並沒有回答。我只是心在狂跳，血在加速奔騰；於是我頹喪地坐了下來。望着那白紙上的黑字，眼睛也隨之而模糊了起來；「這是真的？這是真的？」我自言自語着，慨嘆着；嗚呼！我從此失去了一位良師，也為我們之間的「緣慳一面」的遺憾而痛恨着造化小兒的不仁！

謝上士知道是怎麼會事了，他安慰我地遞給我一支香煙；我點燃了，吸着，猛吸着。終於在那藍色的氳氣中，我的思潮洄溯到了三年前的一個興奮的境遇裡。……

「嗚！」火車載着滿車的乘客從新竹向北開出了。我提着行囊，擠在個個因炎熱而煩惱的人群中；抬頭望望行李架，東西是滿滿的，俯首看看左右的座位，人與物同樣的擁擠不堪。因此我只得停頓下來，放下行李於通道中，人站着用手擦汗。

「同志！」突然有隻手拍在我的肩上，「請在我這裡坐下休息吧，我也坐得太累了，需要站起來活動一下。」

「不！謝謝您！」我既感激而又囁嚅地說：「先生讓座給我，那實在是不敢當的。而且我只是一會兒就到站了。」

「不必客氣，」他邊勉強地拿着我的行李放進座位下，邊擺着手勢說：「請進呀，我需要到車廂外去透透空氣了，這東西煩你照顧一下。」於是我就在「婉却不如從命」的心情坐下了。

車子到了伯公岡，下車的男女特別多，據說今日從各地去「拜拜」的善男信女，至少有四五千人。我望着車外，心中有無限的感慨；迷信、道德、神棍與愚民，我能說些什麼？

「同志，你覺得這些信神的人好笑嗎？」不知這位戴着近視眼鏡的先生，在什麼時候進來坐在我那面了，我不安地馬上起身說：

「先生：我不覺得可笑，只覺得對它們可愛和可憐。」

「你是軍校學生？現在幹什麼職務——看你很少年老成的。」

「很慚愧，現在是上尉連長，」我先是點點頭

，說完後我禁不住打量了他一下：若一襲中山裝，眼睛炯炯有神，頭髮中已有些斑白了；我於是從他那不凡的氣宇中，立刻發現了他的經驗之豐富與學問的淵博來：「請教先生貴姓大名？」

「請坐，」他禮貌地說：「兄弟姓李叫浴日——李浴日，轉請教？」

「啊！」我不禁驚訝地站起身子說：「原來是兵學界的先進李先生，久仰久仰……」於是我們就在歡欣地氣氛裡談了起來。當車抵中壢車站，臨別時，他還非常熱誠地送到車廂門口握住我的手說：「……有時間歡迎你來舍下玩。我很喜歡和你們青年朋友在一起研究……再見了！」

「再見！」我十分激動地說：「我能來拜訪您，向您請教，那是我學生最大的光榮，也是我一向夙願。謝謝您！」

三

我是很愛鑽研兵學的，雖然我在這方面的根基很淺。我也是很愛寫點稿子的，雖然我在這上面的造詣不深。但如果說這種興趣和愛好是由於我馬路您的生活把我訓練得如此，則還不如說是由於一位熱愛我的老師——李浴日先生之指點而產生較為恰當些，如果這話是出於我內心深處的話。

我研讀孫子兵法開始於南京，那時候我在傘兵總隊任職；該書設計的人是誰，我雖不能記憶，但他那以片面的見解去作狹窄的闡述孫子的原意，是頗使我非常失望的。其後因赴中原剿匪，繼之又參加滬甌保衛戰，和舟山群島的防守，所以一直沒有時間去從事學術上的自修。轉進臺灣以後，奉命於新竹、桃園擔任海防，由於生活環境均較大陸時期為佳，所以自修之念才又開始浮於腦際。

事有湊巧，恰在此時我接到李中校的一封短簡：「雲家同志：欣聞你隨石營將軍傑作下的舟山勝利轉進，安抵於新竹海濱，茲無以為慰之餘，特另寄上吾友李浴日先生之大著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一冊，用表寸忱，敬希晒納珍藏細讀為幸！……」

……

我歡喜得什麼似的於次日即收到了此書。看完了書首的幾篇評介和序，它即令我產生了愛不忍釋的興趣。此後我整整費了三個月的時間研讀該書。在讀的時候，我先予圈點，作割記，寫心得，然後再參照各雜誌上有關此類著論評介和闡述的文字，予以對證研究，結果使我發現李先生對此書的寫作有着如左的特點：

一、資料蒐集非常豐富，且過濾的工夫下得很深；

二、對孫子兵學思想之形成的時代背景與影響，有深刻透澈的研究，故對其著作之闡述甚有獨特之見解；

三、對中國歷代戰史與中國兵學傳統思想，都有甚深的領悟，尤以對現代戰術戰略之演進有正確的看法，故能將其已見與孫子融會貫通。

基於此，在我的心靈中，一個令人非常崇敬的李浴日塑像隱隱出現。我覺得他定是一位道貌岸然而神聖不可侵犯的學者。但是誰知而今所見的李先生，竟會完全與我所想的相反——而是那麼充滿了熱情，平和，友愛，謙恭的文武双全的人物呢！

四

別後的歲月裡，我因公務的纏身，一直未能獲得機會去中和鄉拜訪李先生，爲了表達繫念之思，我開始時常寫信問候他；有時也會對某些疑難提出請教。他每次都很快的給我覆示，文字是那麼有力簡樸，語句是那麼親切愛護；之後他時常寄贈給我一卷「戰國」雜誌，說明這是以心血培植出來的果實；我珍惜地把它的一頁都細細讀着，於是我開始發覺自己的知識之淺陋，和見解的愚拙；因此我決定學習寫作。起先，我函請李先生教我方法，他覆了，大意是這樣的說：

「經驗是學問的泉源，生活是經驗的寶庫。任何工作與事業的成功，有賴於書本的知識至多佔百分之三十，有賴於實際的工作經驗至少佔百分之七十。所以我們寫作的秘訣是多看，多做，多寫！你有如此上進的決心，值得爲青年朋友們慶幸，也

值得我們向你欽敬！

寄來的「如何統一情報思想」大作，除小部份有不妥之處，需要修正外，一般地說，它是一篇成熟之作，我們準備於近期採刊。茲再附寄拙譯「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」一本，敬請酌納並賜教正。……」

你們看！李先生的爲人是何等謙虛熱情。他對人是如此誠摯博愛，交友是如此純真，坦率；沒有利用目的，也沒有利害觀念。有的，只是一片爲自由祖國兵學思想之統一與建立工作的赤忱，和爲晚輩青年之獎掖與提拔的助人美德。像這樣的「好人」，在人海茫茫中能找到多少呢？

流光如逝，我在他的不斷指導與鼓勵下，拙作也不斷地在「戰國」上與其他軍事刊物上和讀者見面了。我深想報答他，但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好呢？去年我們戍守小金門。突然在十月廿五日的下午，接到了他親筆給我的兩封信。其中一封是由臺北發出而遲到的，另一封則書明「托於福建省政府旅次」。茲爲紀念先生對我的格外愛護，爰將此二封信一字不漏地錄之於左：

「雲家先生大鑒：示悉。本刊取採甚嚴，故大作只發表了一篇，其餘尙未經審查通過；台端在「軍事雜誌」所發表之「水鬼研究」一文，頗博得讀者喝采；本刊爲金門所辦，先生在前線抗戰，尤宜賜予傑作，以光篇幅，胡劉兩司令官對本刊甚爲重視，如有精彩作品，請先寄本刊發表爲盼！專覆頌助祺！弟李浴日手啓十月五日」

「雲家先生助鑒：此次因公來金門，本月廿四日乘機返臺，旅途匆匆，未克前來慰勞，爲歉！先生一面作戰，一面著作，前途無量，他日必可成名將，謹此豫祝。弟寓省府第一招待所，有便請通電話一談。近日未知有捕獲「水鬼」否？勿此不一，祇頌助祺，並禱弟李浴日手啓廿二日」

六

從金門調回本島南區服務，時間雖然逾了半年，可是却鮮有機會去探訪先生一趟。想不到就在我工作正忙的期中，溘然長逝，與我從此成了永訣，而同時在我的前途上，少了一盞指引走向光明大道的光燈！能不叫人五中俱裂，痛掉萬分！